





禮記卷之六

今鹽畧補并

同歸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當三代時鹽雖入貢實共之于民未嘗有禁而周禮
 鹽人一職掌鹽之政令者散鹽若鹽形鹽飴鹽以共
 百事蓋特資鹽以為飲食之用而亦不牟其利之可
 以富國也自管仲之對齊桓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
 筭于是煮海水為鹽而鹽禁始設矣猗頓用鹽以起
 家羅裒擅鹽以殖貨豪民且然而况有天下國家者
 能置弗問乎漢興嘗弛山澤之禁亦嘗罷鹽鐵之官
 而有鄭當時者舉齊大煮鹽之人言利析于秋毫而
 榷鹽之條加密有桑弘羊者為時大司農之屬麗刑

嚴于欽趾而鬻鹽之罪更苛乃知天地之利源不可
開一開而不可復塞有如此鹽者也嗣是而後魏因
王雍王懌之請而置鹽官陳因虞荔孔奐之言而立
鹽稅唐憲宗淮西之役皇甫鏘奏加諸道鹽估以供
師行宋建隆淮南之軍楊允恭奏禁九州鹽場以充
兵實張平叔之議鹽弊非韓愈籌畫可否為十二事
以駁之何以使其唯々屈服紹興之定鹽筴非沈立
籌度利害為二十卷以奏之何以使其歷々施行蓋
鹽出于池而亦或出于海出于井鹽出于地而亦或
出于石出于山醴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
每同積雪之珍決源屑沅寫脉膏浸可以充五升三
升之用可以足十口百口之家固難殫之民而亦
難殫屬之官者在昔盛世之行鹽法其利每與商
賈共之亦與編戶共之如胡安國所上惜民論者是
在聖君賢相重加之意而已不然而徒計出鹽之地
幾十郡監鹽之官幾十人產鹽之額幾千幾萬斤鹽
鹽之錢幾千幾萬貫而其民以數斗之粟易一升之
鹽不勝其病是以幅輳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
可念也茲余補之々心也夫

古譚子國朱餘舊臣汪砢玉漫書於繁露草堂

古今鹹畧補弓一

生息

古史神農之世宿沙氏煮海為鹹箕文諫不聽戮之
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耒攻

論曰煮海民攻種地民歸鹽之與穀其利孰規

左傳僖十三年會于鹹注云古鹽國也

郡國志濮陽古昆吾國春秋時曰濮有鹹城

史記大宛列傳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蓋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沅源出烏多

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蓋澤去



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為

後漢書武帝時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注云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

丹駝夷武帝所開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麩羊牛馬食之皆肥

白馬氏元鼎六年所開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煮土成鹽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九丘以水絡之

晉常璩南中志連然縣有鹽泉

魏天賜三年九月甲戌朔駕幸漢南鹽地壬午至漢

中覘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云

魏書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其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也

高昌者車師前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出赤鹽味甚美復有白鹽形如玉高昌人取為枕貢之中國

華陽國志汶山有鹽石煎之得鹽

荊州圖副夷縣西溫泉原出鹽至今水有鹽氣

唐書南詔覽賧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羣蠻食之

圖徑海鹽東北外交廣有南海河東鹽池梁益鹽井
西羌山鹽胡中木鹽陶明通以河東者為勝今解州
安邑兩池所種鹽最為精好是也又有并州兩鹽末
鹽刮鹹煎鍊不甚佳

通秦海中並有停戶刮鹹煎鹽輸官如并州末鹽之
類以供給江湖極為饒衍其味乃優于并州末鹽也
濱州亦有人戶煎鍊草上鹽其色最麗異但可噉馬
耳

北海鹽青南海鹽赤其青鹽從西羌來形塊方稜明
瑩而青黑色最奇北胡來者作大塊而不光瑩又多
孔竅若蜂巢狀色亦淡於西鹽彼人謂之鹽枕北湖
又有一種鹽作片屑如碎白石彼人亦謂之青鹽滅
封於匣與鹽枕並作禮贄

書蕉云海鹽凡六路池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
井則川陝四路胡中出于木石色青白紅紫黑皆有
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鹹王濬傳甜者曰飴
朱秉器曰火井在雲臺山之東五里火自井出周圍
有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剝其中引火至竈鍋滾
而竹不燃未觀者不敢近井蓋井火時或一噴輒及
數丈不用時以蓋之之用時去蓋換火少許即騰

炎上至今近井數十家擅其利云

閩中曹學佺能始譜蜀鹽以廩君滅鹽水神女乘土

船至鹽陽為名渠巴賓先世後漢成哀間成都羅裒

賂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擅鹽井之利嘗至鉅萬

川西井華陽固志蜀郡廣都縣有鹽井又有小井

十數捷為郡牛鞞縣有陽明鹽井又云李冰識齊水

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于是有養生之饒焉

郡國志云唐武德二年分魏城置鹽泉縣以地有鹽

井民得採漉為四方賈售之地按廣都今雙流牛

今簡州魏城今屬左綿也

陵井鹽圖徑漢時有道人張陵指陵上開鹽井因此

陵上有井故名陵州當時山神號十二玉女欲偶道

陵各獻玉環道陵知其為地下陰神乃化十二環為

一環約曰有得者納之環投地陷成井玉女爭脫

衣入井以採環道陵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遂不得

出即陵井也其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

鹹水今每年一淘洗須歌唱喧聒然後敢入否則必

見諸玉女躑居井中為不利也其玉女成亥二神在天

餘十支在井煎鹽至成亥時水必歇

寰宇記云益都鹽井最多而陵井最大在仁壽縣從

廣三十丈深八十丈汲以大牛皮囊刑徒充役甚苦
後廢陵井更開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又云仁壽縣
五井二井存曰營井在縣南二十五里隋大業元年
開水淡遂廢至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
蒲井在縣南四十里唐武德初開水淡遂廢至宋太
平興國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八斤五兩三井廢曰
賴賓井石羊井賴因井

有麗甘井取玉女美麗其鹽味甘為名又有聶甘井
古鹽井也其傍有神庙謂之聶社云
又貴平縣一井曰上平在陵州東北九十三里唐朝

日收鹽一石七斗五升與百姓分利偽蜀廢乾德三
年重開日收鹽一百七十斤益州記貴平有主井官
有兩竈二十八鑊一日一夜收鹽四石如霜雪也

輿地紀勝云唱車廟在貴平舊縣南九里漢朱辰為
巴郡守有恩于人及罷吏人送辰到蜀回至此又為
立廟以其山近鹹井聞推車唱歌之聲為廟號
寰宇記云井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南陵州南百三
十三里唐時日收鹽八斗貞觀二十一年崩壞總章
二年重修偽蜀踐塞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肆拾
九斤曰思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

五斗五升龍朔元年壞上元元年重開為蜀浚塞乾
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斤一十兩日稜井在州南
百里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日律井在州南九十里
日收鹽五十五斤日田井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收
鹽三十六斤俱乾德重開已上五井存日獠母日還
日賴倫日石烈日菜日宋日桶日柳泉日額即日遮
日新日董村日潘令日小羅日依即日帝已上十六
井廢

井研志縣北二里井鑊山神唐僖宗入蜀時見命祠
之其山俯臨鑊井因以為名蓋鹽神也

寰宇記始建縣七井日羅泉井日廢至宋乾德三年重
開日收鹽三十五斤今存日塔泥井日石縫井日賴胡儒
井日赤石井日賴子井日賴渡井以上六井廢

文同丹淵集云井研縣自慶曆已未始因土人鑿地
植竹謂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
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
姦恣用鑄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豪家至
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鄉時朝廷嘗亦知其如
此創置無已深慮復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
止絕不許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

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蔽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
少数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
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未
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抵折與主人營作一
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譁譟算索工直偃蹇求去
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又復又投一
處習以為常按始建今入井研縣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
上下甚寬廣獨中門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
栢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硬而下方能至水井
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
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
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
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醜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
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
井之利復舊

陵井監圖經井有五女廟號靈真夫人乃監司奏立
者若以火投井即雷吼沸湧烟氣上衝濺泥漂石可
畏或謂井泉傍通江海常有敗船木浮出
郡國志張道陵于此得鹽源因投紙排車引役人唱

排車樂祀玉女于井內俗傳玉女無夫歲取少年擲井配之否則水竭又云狼毒井有毒龍歲井中及鹽神玉女十二為崇天師以道力駭出毒龍禁玉女于井下然後人獲鹹泉之利及周平蜀宇文貴為益州總管聞玉女之事乃曰吾為媒以嫁玉女可乎於是擇日張樂迎玉女像置于西山神祠云將玉女配山神也是時成都西山有蟒害土人祠之歲用一童女置祠中蟒吸去則吉不然則亂傷人云雲笈七籤天師初以陵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師誓云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又云頃年陵井屬東川有張常侍主鹽務于事稍怠而課不登交替後縻留不得解去替人素崇道教告於天師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內課足仍煎如舊數無復增矣文同奏避張陵名狀以其有功于國而有利于民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致負薪操瓢囊者日日道其名恐于義有未安矣又奏免陵州井納柴狀以仁壽等四縣尽是山坡田土瘠薄別無他產而每年于二稅并

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役還青苗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束木柴之役比諸他州此方實被其苦云々

川南井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坳灘李冰所平也在漢有鹽井按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榮州有鹽井五十七所朝野襟記彭山有瑞應井味稍硝得隆滌鹵餅雜煎之然後成元豐崇寧兩嘗禁止以食者多病也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舊常于此井取水煮鹽又火井縣西五里有靜邊鹽井皆邛州地華陽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

官寰宇記蒲江縣金釜寺八井見歲出鹽課六萬三千斤東坡志林云蜀去海遠取鹽于井陵州井泉古涪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人為至厚焉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石鹽土人鑽取之名曰鹽崖

華陽國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多商旅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鑿石以達鹹泉口俗亦稱玉女泉也乾德四年割為富順鹽而縣廢管鹽井大小六歲出鹽貨三十餘萬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順鹽最大舊日為額八百餘斤

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揚光清操堂記三榮富順產鹽其地號為貪泉也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年為淡水滲溢灶丁淘遠近舊井賠課而此井遂廢今鹽井十四曰鄧漆園秦家富小新羅米謝家耒周泉狗鳴鶴圓坭羅芹月岩溪口石欄相者是

九域志云古金川廟鹽井神也舊志在郭下井神王姓井主梅澤神梅姓本夷人晉大康初見石上出泉飲之鹹乃鑿至二百尺鹹泉湧出煎成鹽及死官為主祠祀之長寧縣涌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孔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宝不則產英賢及下

山見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輿地紀勝云涌井脉有二一自对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尝夜有光如虹乱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鹹僉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沅灼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聞于官井遂為漢有後人立廟祀黃羅二神按十州五團記羈縻十州獻其鹽池官後為涌井鹽一統志亦云長寧治北涌水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沅謂之雌雄井矣唐貞觀五年置南通州析置鹽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叙州近边之

地別無鹽泉意者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
元歲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鹽四十二萬五千
五百斤按唐筠州下有鹽水縣者是志云筠連縣南
二十五里亭臺山若亭臺狀溪邊鹽井即木桶井
吉州劉立之通判瀘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者
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猷明肅太后連姻轉運
使等皆不敢予奪君曰倍輸于國家猶秋毫耳柰何
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國志定筰
縣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
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巖往爭夷師岑樂
木明不肯服巖擒而殺之厚賞餘類乃安今北沙河
是也

川東井 華陽國志巴郡臨江縣枳東西百里接胸
臆有鹽官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
井水徑注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
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訟注溪井矣水郡國
云武隆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
間有程運使舟次鵲岸聞江中有硫黃氣襲人謂此
必有鹹泉駐舟召工開之果得鹹脈是時兩岸薪蒸
贍足民未知烹煎之法乃於忠州遷井灶戶十餘家

教以煮鹽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由是兩岸林木莫
薙童然寰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有鹽井一今煎昌
元縣南北五十里井九山側亦有鹽井

荊州圖副云八陳圖東南三里有一磧東西百步南
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寰宇記夔州永安
宮南磧上鹽井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
夏沒又云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
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遷去于江水之所不及
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
復誰省人心因難足物理偶相違猶嫌取未多井上

無閑鞭荆川記云胸臆縣北岸有陽溪溪南有鹽井
百二十所按陽溪水源出雲安縣北六百里又水徑
注胸臆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州資以自拾粒大者
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不成
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
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而
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水徑注建平郡
北井縣南有鹽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
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井鎮置大寧監治距

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上多石剛裂不受陶冶官民屋宇多覆茅竹及板以九者無幾突小不謹輒火飲食旋給不憂凍餒不織不耕恃鹽以易衣食按朝野襟記大寧鹽宝山有洞穴鹹泉沅出如瀑故老相傳其初屬民袁氏因獵于山下逐一白鹿入洞不見得泉飲之自後置鑊煎鹽蓋神所啓云大寧井廟三一曰鹽溪龍王二曰鹽水龍王三曰古祠龍王

淳化中將作監丞雷說知鹽事見井場人戶爭汲強弱相凌多抵于訟乃于穴傍剝石為池以儲水入設

橫板穿三十餘竅承以脩竹謂之笕筒蓋鹹泉初出勢暴不可遏故既池為壩而三殺之泉沅既平均節入笕無復奔衝不平之患矣至嘉定中歲久弊滋事聞于朝遣榮州資官令孔嗣宗按置窮訪民瘼有不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見踈溪為渠而分之南得十三北視南加二各立長以司其平歲一易笕其法視舊詳矣民為之祠號孔長官祠

段氏游蜀記云通開二州有鹽漆之利宣漢長腰井場鹹源出大江龍骨窟中灘石羊門兩崖峭峻鹹源自出遂煎成鹽寰宇記曰開縣温湯其井有三曰栢

木曰龍馬曰杉木俱出白鹽

夔志袁氏藏唐誥命為荆南峽中鹽務院袁定立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

鹽井蜀都賦註元國縣有鹽井數十益州記曰南充

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井也南部志縣西五

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馬人共室之故

名寰宇記云新井縣武德七年割南部晉安地置界

頗有鹽井因斯立名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玄武

縣鹽井二近江水淡煎鹽不成飛鳥縣管井七見煎

三井餘塞寰宇云鄆縣鹽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見

煎餘廢志云梓州舊無鹽井有僧一新者不知何代

人指地教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窮及卒土人置

寺奉其遺軀為塔祀之每歲暮春鸚鵡群飛塔上至

宋依然

寰宇云涪城縣管鹽井五十五所十眼煎餘塞又云

富國監者本梓州郫縣富國鎮新開井煎鹽之場也

宋置監以董其事兼領通泉飛鳥等井地去梓九十

里又云通泉縣管鹽井七十二所

蜀記靈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梁大同

元年于此立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煎一有女徒山
在縣東二十五里從閬州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
有女徒千人于通泉縣康督井配役遇賊于此乃于
山頂置柵禦捍遂破賊俗為之置祠今富順鹽井皆
嬭人推車汲水由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寰宇
記東閬縣管鹽井四見煎三井餘廢永泰縣管鹽井
五
井法 類要云鹽泉有絞筴引泉踏溪每一筴用一
筴其筴與筴每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陳郡守作樂臨
之井民相慶謂之絞筴節

志林云慶曆皇祐以來蜀始開筒井用圓刃鑿如筴
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
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
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
而啓閉之一筒可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
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唯蜀中鐵冶用
之大畧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近時射洪士人馬驥謨鹽井圖說云鹽井其未舊矣
先世嘗為皮袋井圍徑三五尺許底有大塘利饒課
重工力浩鉅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

民循故業以納課率多從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
匠董之凡匠氏相井地多於兩夾岍山形險急得沙
勢處鳩工立石盡去面上浮土不計丈尺以見堅石
為度而鑿大小竅焉大竅大鐵鉦主之小竅小鐵鉦
主之鉦一也大鉦則有鉦頭扁竟七寸有輪鋒利穿
鑿與井日北口傍樹兩木橫一木于上有小木滾子
以火掌繩鉦末附于橫木滾子上離井六七步為一
木椿糾火掌篾而耦春之滾竹運鉦自上下相乘矣
匠氏掌鉦篾坐井口傍週遭圍轉令其竅圓直初則
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蒙四出不用容水無論

土石鉦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尺匠氏命起鉦用
筒竹一根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稍筒末為皮錢掩
其底至泥水所在匠氏揉繩伸縮皮歛水入挹滿攪
出泥水漸盡復下鉦鑿焉次第既鑿不計功程力大
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岩口大竅告成矣隨議下
竹有木竹梓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剝木二片以麻
合其縫以油灰爨其隙梓竹出馬湖山中亦以麻裹
之木竹末為大麻頭纍纍節合下盡全竹四漬淡水
障阻不能浸淫迺截去大鉦頭用鉦稍鑿小竅法如
大竅然鑿至二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

曰腰脉水去鹹水不遠尋鑿之而鹹水涓自見也
水有廣水晝夜力汲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
有數然味亦不齋有一担而煮鹽五六斤者有八九
斤至十二三斤者碩遇何如耳厥工既就始樹樓架
高可似敵樓上為天滾有轆轤聲制筒索吸水如前
吸泥水法而樞軸則管於車床也床橫木為槃有
兩耳作曲池狀左右低昂逆施左揖地右伸右揖地
左伸縮環用力索尽筒出鹹水就灰筥激水而煎燒
有猪矣轉轆轤者蓋三人為之力厚者則制牛車
狀大力逸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拙鑿之際

鉦偶中折而墜其中者或遭淤泥作阻者其出法亦
巧而為器亦異鉦帶火掌篋而墜者以撓鑿鉤出為
力易惟鉦半墮或止墮鉦頭者取之法制為鐵
五爪如覆手狀爪背入禾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
尺纏托爪木令堅緻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撞子鉦
不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節以待撞子鉦假道捷
伐垂爪入井爪定所墮鉦頭匠氏從其背索撞子鉦
由筒中擊木擊五爪數擊則爪攬剝鉦頭者牢不
可以游滑自匿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
大小竅猶閉格症然甚者製為搜子以和解其膠密

搜子者鐵條之有啮齒者也未甚者製為漕鈇以衝擊其脂凝漕鈇者撞子鈇之有啮齒者也支解既折則為刮筒以取其泥刮筒之制與鹽筒殊不通其節而每節之始鑿為方口投井中吸泥亦如汲水式蓋水可以既通翕受泥則踰節不可是則匠氏作法意也嗟乎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灶丁利歸商販富灶任逸傭灶任力終歲疲竭而徵輸又告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國課逋負而逃徙沉離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火井油井 異苑云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弥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矣

博物志云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十道要記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照路接其光而無炭常璩云民欲其火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棧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方輿云長江縣火井在客館鎮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聲隱々然簇于池中少頃

熾炎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
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覩者至焚其衣裾。
蓬池火井在縣西南三十里。水涸時投火其中。焰從
地出。移時方滅。若掘深一二丈。頗有水出。
通志云：正德末年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
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則焰弥甚。撲之以灰則滅。作雄
硫氣。土人呼為雄黃油。亦曰硫黃油。近復開出數井。
官司主之。此是石油。但出于井耳。居人皆用燃燈。官
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當炬。一筒可以數里。價減常
油之半。而光明無異。

玉塵新譚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掘至數十
丈。乃見水。汲水起煎。即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其
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點燈光。亮無比。凡油畏風雨。
惟此油當風雨時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
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多就此井煮鹽。
晉安謝肇淛云：滇水皆以海名。而味不鹹。鹽皆自井
中出也。楚雄有黑井。白石泉井。巖泉井。東井。琅井。阿
陋井。猴井。姚安有白羊井。白石谷井。觀音井。舊井。
橋井。界井。中井。灰井。尾井。阿拜小井。大理有
諾鄧井。大井。山井。天耳井。師井。順鹽井。石門井。洛馬

井石縫井河邊井天生井 安寧州有大井石井河
中井大界井新井 鶴慶有弥沙井橋後井 武定
有只曰井草起井 其餘小井無數皆熬波成鹽迤
西者圓如瓜迤東者如巖石惟順盪自巖穴湧出有
池盛之熬作楮形最潔白無滓此泉初出甚盛日百
餘斛所司遣官驗時土人惧其增課也以木石壅其
源今後既去泉流遂微矣又咸遠州及隸男女勇健
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塞有河汲而澆諸火上即成
細鹽交易無秤斗止以小筴權計多寡而量之
滇記安寧琅川上有鹽井灶丁以皮囊汲鹵水

宋張端義貴耳集廣州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籬必
以此水灑之徑久不折不化殊莫可曉
圖徑光明鹽生鹽州五原鹽池下鑿取之大者如升
皆正方光徹一名石鹽亦呼為聖石

階州出一種石鹽生山石中不由煎煉自然成鹽色
甚明瑩彼人甚貴之云即光明鹽也
綠鹽以光明鹽礪砂青銅屑釀之為塊綠色真者出
焉者因水中石下取之狀若扁青空青
宋方勺泊宅編西安州有池產顆鹽周回三十里四
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皆悉亡命

卒也日支鐵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負益絕塞難得鹽
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于此

蘇恭云大鹽即河東印鹽形麓于末鹽似今解鹽也
解人取鹽于池傍耕地沃以池水海鹽南風急則宿
昔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東海北海南海鹽者今
滄密楚秀温台明泉福慶瓊化諸州官場煮海水作
之以給民食者又謂之澤鹽

地志河東有芳醞鹽水可釀故立鹽

陳無功折醒湯錄云鹽政志長蘆之鹽其味淡禮徑
會元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

墨談鹽雖遍天下皆產卑濕之地獨太谷榆次產於
高元間

陶隱居云戎鹽從燉煌來其形作塊片或如鷄鴨卵
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鹹口嘗氣臭正如蝦雞子
臭者言真又河南鹽池泥中自有凝鹽如石片打破
四方青黑色善療馬脊瘡疑此或是戎鹽
李云戎鹽味苦臭是海潮水澆山石徑久鹽凝著石
取之北海者青南海者紫赤

唐本草注云戎鹽即胡鹽沙州名為禿登鹽廓州名
為陰土鹽生河岸山坂之陰土石間塊大小不常堅

白似石燒之不鳴

陶注云虜中鹽有九種白鹽食鹽常食者黑鹽柔鹽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之類今人不能徧識

唐書訶陵國最富有穴自湧鹽

圖徑于閩東水東注鹽澤河源出焉

遼志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是也

史以遼金故地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灤烏古里名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塲

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

亦隨時捄弊而已

金幼孜北狩錄大甘泉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

異域周咨錄火州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又有五色

鹽因論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非赤如珠者乎蔡

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德中白鹽也非白如玉

者乎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壩鹽池所

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如水晶者亦白鹽也藥中取

用有青鹽續漢書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

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

河間乘史有鹽蓬者其葉圓長至秋則枝葉俱紅土民刈之燒為灰煎之可得鹽極甘美又有醃蓬者似鹽蓬而大然不發紅色七八月中刈之暴乾為焙煎之可得醃為圓團形如碗貨胡餅者滌者俱皆用之亦有負販于都下者

玉篇唐韻鹹杭子木名出豫章煎汁葺果及郊不壞異物志杭子音元鹽鴨子也杭木皮汁和鹽漬之

小總紀享云五月中旱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

中令清尽又以鹽投之水鹹極則鹽不復消融易器

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于淨器中鹽甚白不

廢常用又一石還得八斗汁亦無多損好日無風塵

厚薄光澤似鐘乳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便是花鹽

久不接取即成印鹽大如豆粒四方千百相似而成

印輒沉澆取之花印一鹽白如珂雪其味又美

兩淮鹽法志鹽品以散為上鹽池次之淮南之鹽熬

於盤其形散淮北之鹽曬于地其形顆鹽色有五而

淮鹽之色三曰青曰白曰黃青白者鹽之正色也五

行水性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鹹嗟淮南之鹽

其味鹹惟淮北刮地而曬者稍苦焉至若地方不齊
而出產多寡隨之

膏法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三四五六月
地氣上升滷液騰湧產鹽為多謂之旺煎月秋氣漸
肅則鹽漸減冬江寒氣飲滷縮而火始住焉

灶置埽場以曬灰埽側鑿坑以貯灰而取潮水灌其上
坑稍下又為小坑以通之大坑之暗竇每灌注週時
灰水融溢滷方溜入小坑滿則畜移于房池以候煎
謂之滷池跨滷池而屋之以避風雨謂之灶房

應煎日取池滷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措為一織葦攔

盤上週塗以蜃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
鹽六盤二百斤凡六百斤為大引鹽餘二百斤詰旦
仍出坑灰攤曬埽場間至申俟鹽花浸入灰內仍實灰
於坑以取滷

淮北諸場取滷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
鍤起鹹鹹潮灘土曬乾實土池中注水取滷如灰淋
法每灶各砌磚石為大曬池旭日晴霽挽坑井所積
滷水滲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煩鐙鬻之力即可
掃鹽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鹽故淮南謂之火鹽淮
北謂之曬鹽

餘姚志亭民煎鹽法海潮每至沃沙日見沙白用鉄
刀刮鹹聚而苦之乃淋鹹取酒然後試以蓮子每用
竹筒一枚長寸許取老梗石蓮三枚納筒中探酒三
蓮橫浮則極鹹謂足蓮酒亦謂頭酒二蓮橫浮次之
若三蓮俱直浮其酒薄不可用竹盤者編竹為盤中
為百耳以篾懸之塗以石灰俟足受酒燃烈焰中酒
不漏而盤不焦灼一盤可煮甘過近亦稍用鉄盤
圖徑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鉄為之或編竹
為之上下周以蜃灰廣丈深尺平底置于灶皆謂之鹽
盤南越志所謂織篾為鼎和以牡砺是也然後于海
濱掘地為坑上布竹木覆以蓬茅又積沙于其上每
潮汐種沙鹵鹹淋于坑中水退則以火炬照之鹵氣
衝火皆滅因取海鹵注盤中煎之頃刻而就管子曰
齊有渠展之鹽伐菹薪煮海水征積之十月始生至
于正月成三萬是也菹薪謂以茅菹然火也
類錄云鹽有鹽井鹽池鹽田鹽府鹽之色有赤有青
有紫有紅有黑有白鹽之形如虎如印如傘如石如
升如拳或名玉華君王或名水晶微子或名桃花馬
齒或名猗氏卽瑕或生于恩州琴湖高昌張掖北狄
遼東或生于天竺于闐訶陵龍城波斯鄴善渠展大

夏皆為產鹽之鄉越雋汶山各有煮鹽之法或引池而化或煮海而為或焚薪而成或自穴而湧或朝生而暮取或朝取而暮生或取之而不勤或挹之而不損雲蒸雪積玉潔冰鮮非但可以下毒除邪明目益氣可以治瘡療疾止痛攻癥而亦滋味之所調實飲食之所用故苦鹽以供祭祀散鹽以供賓客而飴鹽以供王后世子膳羞自成周設鹽人掌鹽之政令以未而已重之矣漢世孝哀之稅民家每人以鹽一斛為賦吳時外國之貢王用每歲以鹽一車為輸有詔鹽課之價太昂即貴不可不減有言鹽食之用最急雖貴不可不須有投鹽而以一顆着之水中飲沅乃覺其雋有貸鹽而以百斛覆之江內惜與乃薄其人豫章王大會賓僚而張融因其無鹽食炙也索之炙人而竟搖指不息會稽王精設食饌而符朗謂其惟鹽少生也問之宰夫而果如言不虛周顒以野處山居而蓄鹽以自食郭文以草葉木實而貿鹽以自供蘇學士之鹽而三月不食也發而詩歌張弘策之鹽而三年不食也稱為孝行彼窮簷部屋之下終歲不啖鹽者且不知鹽為何味深山幽谷之間終身不見鹽者又安知鹽為何物也哉

古今鹹畧補弓二

供用

黃帝地歷云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
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
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
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来

陶隐居云五味之中惟鹽不可闕有東海北海鹽及
河東鹽池梁益鹽井交廣有南海鹽西羌有山鹽胡
中有對鹽而色類不同以河東者為勝東海鹽官鹽
白草粒細北海鹽黃草粒麤以作魚鮓及鹹菹乃言

北勝而藏繭必有鹽官者蜀中鹽小淡廣州鹽鹹苦
不知其療體復有優劣否西方北方人食不耐鹹而
多壽少病好顏色東方南方人食飽欬鹹而少壽多
病便是損人則傷肺之效矣然以浸魚肉則能經久
不敗以沾布帛則易致朽爛所施處各有所宜也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食鹽味鹹溫無毒主殺鬼蠱邪
疰毒氣下部蠱瘡傷寒熱吐背中痰癖止心腹卒
痛堅肌骨多食傷肺喜欬
又云大鹽味甘鹹寒無毒生腸胃結熱喘逆胃中病
令人吐生却鄆及河東澤

唐本注大鹽即河東印鹽也人之常食者是形麓於
末鹽故以大別之入藥漏蘆為之使
本艸鹵鹹味苦鹹寒無毒主大熱消渴狂煩除邪及
下蠱毒柔肌膚去五臟腸胃由熱結氣心下堅食已
嘔逆喘滿明目目痛出河東鹽池

唐本注鹵鹹既生河東彼處鹽不釜煮而陶隱居以
是煎鹽釜下凝結非也乃是醃土名鹵鹹今人熟皮
用之斯則于鹹地掘取之
梁四公傳韋杰曰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
鹽紅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

圖徑光明鹽甘平無毒主頭面諸風目赤痛多眵淚
藥性論鹽有小毒能殺一切毒氣鬼疰氣主心痛中
惡或達腰膝者鹽如鷄子大赤布囊燒赤內酒中頓
服當吐惡物主小兒卒不尿安鹽于臍中灸之面上
五色瘡鹽湯綿浸搗瘡上日五六度易差又和槐白
皮切蒸治脚氣又空心揩齒少時吐水中洗眼夜見
小字婦人隱處疼痛青布囊裏炒鹽熨之下部蝕瘡
亦然煎主火灼瘡

陳藏器云按鹽本功外除風邪吐下惡物殺蟲明目
去皮膚風毒調和腑臟消宿物令人壯健人卒小便
不通炒鹽內臍中即下陶公以為損人斯言不當且
五味之中以鹽為主四海之內何處無之惟西南諸
夷稍少人皆燒竹及木鹽當之

日華子云鹽煖臍及霍亂心痛金瘡明目止風淚邪
氣一切蟲傷瘡腫消食滋五味長肉補皮膚通大小
便小兒疝氣并內腎氣以葛囊盛于戶口懸之父母
用手燃抖盡即疾當愈

柳州治霍亂鹽湯方云元和十一年十月得乾霍
亂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許氣即絕河
南房偉傳此湯入口即吐絕氣復通其法用鹽一大

匙熬令黃童子小便一升二物溫和服之少頃吐下
即愈

劉禹錫傳信方者崔中丞鍊鹽黑丸云鹽一升搗末
內麤甕瓶中寔築泥頭訖初以塘火燒漸之加炭火
勿令瓶破候赤徹鹽如水汁即去火其鹽冷即凝破
瓶取之豉一升熬焦桃仁一大兩和麩熬令熟巴豆
二大兩去心膜俵中熬令油出須生熟得所熟即少
力生又損人四物各用研搗成熟藥秤量蜜和丸如
梧子大每服三丸皆于旦時服天行時氣豉汁及茶
下並得服後得喫茶汁行藥力心痛酒下入口便止

血痢飲下初變水痢後便止鬼瘡茶飲下骨熱白瘡
湯下忌冷漿水合藥久則丸稍加令大凡服藥後吐
痢勿怪服藥一日忌口兩日吐痢若多即煮黃連汁
服止之平日服藥至小食時已未不吐痢者或遇殺
藥人即更服一兩丸投之其藥冬中合臘月尤佳若
合子中盛貯以蠟紙封之勿令洩氣清河崔能云合
得一劑可救百人天行時氣率急覓諸藥不得但將
此藥一刀圭即敵大黃朴硝數兩曾試有効若小兒
女子不可服多被撓作耳
外臺秘要治天行後兩脇脹滿熬鹽熨之如小便澀

亦用熨臍下

治脊心痰飲傷寒熱病瘧瘡瀉吐者以鹽末一大匙
用水或煖湯送下須臾則吐之不快明旦更服甚良
療風身體如蟲行鹽一斗水一石煎減半澄清溫洗
浴三四度亦療一切風

聖惠方治肝臟氣虛風冷搏于筋徧躄轉筋入腹不
可忍熱湯三斗入鹽半斤稍熱清之効

治小兒臍風濕以鹽二兩豉二合相和爛搗捏作餅
子如錢大安新瓦上炙令熱以熨臍上差亦用黃栢
末傳之

子母秘錄小兒撮口鹽豉臍上炙之

青囊驗方蠟螻尿瘡鹽三升水一斗煮取六升以綿
浸湯淹瘡上又治一切氣及脚氣取鹽三升蒸候熱

系裹近壁脚踏之令脚心熱又和槐白皮蒸用亦治
脚氣夜々与之良又以皂荚兩挺鹽半兩同燒令通
赤細研夜々用措齒一月後有動者齒及血壅齒並
差其齒牢固

千金方治齒斷宣露每日搯鹽內口中以熱水含徧

齒百徧不過五日齒即牢固

又方治逆生以鹽塗底兒足底又可急瓜搔之并以

鹽摩產婦腹上

千金翼凡諸瘡癬初生或始痛痒以單方救不較嚼
鹽塗之妙

肘後方治中風但腹中切痛以鹽半斤熬令水尽著
口中飲熱湯二升得吐愈又卒得風覓耳中恍者
急取鹽五升甄蒸使熱以耳枕之冷復易

治耳卒疼痛以鹽蒸熨之

齒疼斷間出血以鹽末每夜臬封齒斷上有汁瀝尽
乃取其汁出時仍叩齒勿任不過十夜疼血止更久
尤佳長忌猪魚油菜等

手足忽生疣日以鹽傳疣上令舌舐之不過三日

金瘡中風煎鹽令熱以匙抄灑却水熱瀉瘡上令更

著一日許勿任取差大效

赤白久下穀道疼痛不可忍宜服溫湯熬鹽熨之又

灸枳實同熨尤妙

經駝方吐蚓咬濃作鹽湯浸身數徧差浙西軍將張
韶為此虫所咬其形如大風眉鬚皆落每夕吐蚓鳴
於体有僧教以此方即愈

梅師方心腹脹堅痛悶不安雖未吐下欲死以鹽五
合水一升前令消頓服自吐下食出即定不吐更服

治金中經脈傷皮及諸大脈血出多心腹冷則殺人
宜炒鹽三撮酒調服之

熱病下部有蠱蟲生瘡熬鹽綿裹熨之不通三度差
治蜈蚣有赤足者螫人黃者更甚痛不止嚼鹽沃上
及以鹽湯浸瘡極妙

孫真人食忘主昧眼者以少鹽并致置水視之立出
卒喉中生肉以綿裹筋頭柱鹽指六七度易

卒中尸道其狀腹脹氣急衝心或塊起或帝腰脊者
是服鹽湯取吐

食醫心鏡鹽主救鬼鹽氣下部惡瘡傷寒熱吐膏

中痰癰以心腹卒痛堅肌骨黃帝云食甜瓜更食鹽
成霍亂又主大小腸不通乳鹽和苦酒傳臍中乾即
易

廣利方治氣淋臍下切痛以鹽和醋調下

集驗方主毒箭以鹽貼瘡上灸鹽三十壯差

免汪方主轉筋以鹽一升水一升半作湯洗漬之

又方主目中淚出不得開即刺痛以鹽如大豆許內
目中習去鹽以冷水數洗目差

產室方妊娘心腹痛不可忍以一片鹽燒令赤以三
指取一撮酒服差

後魏李孝伯傳鹽九種各有所宜白鹽主上所自食
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以酒服六銖
素問鹽勝血癆渴之症

丹房鏡源鹽消作汁拒火之力

衍義曰素問以食鹽走血故東方食魚鹽之人各黑
色走血之驗可知矣病嗽及水者宜全禁之北狄用
以淹尸取其不坏也至今如此若中蝨蚘毒當以鹽
洗沃亦且湯化飲汁其燒剝金銀鏹汁作藥仍須解
州池鹽為佳齒縫中多出血常以鹽湯嗽即已益齒
走血之驗也

陶隱居云虜中鹽有九種白鹽食鹽常食者黑鹽主

腹脹氣滿胡鹽主耳聾耳日痛柔鹽主馬脊瘡又有赤

鹽駝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入藥馬齒即大鹽黑

鹽疑是鹵鹽柔鹽疑是戎鹽而北戎鹽又名胡鹽並

主眼痛今戎鹽多從涼州來

證類本草戎鹽味鹹寒無毒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

骨去毒蠱心腹痛溺血吐血齒舌血出一名胡鹽生

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

海赤十月採

日華子云戎鹽平助水臟益精氣除五臟癥結心腹

積聚痛瘡疥癬等即西蕃所出食者号戎鹽又名羌
鹽 說儲解班猫者以戎鹽

丹房鏡源云戎鹽赤黑二色累卵乾汞制丹砂

衍义曰戎鹽成塚裁之如枕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却
血入腎治目中痰赤澁昏

日華子云鹽麩葉上毬子治中盡毒、藥消酒毒根
用并同嶺南人取子乾持為末服之以防瘴

夢溪筆談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海中濤渠土内
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
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不刺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

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微叩之則直理而折

瑩明如鑑折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

葉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

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

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上中又有一

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

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鹵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

正

圖經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
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味鹹温無毒主除風冷

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痲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
痛疼解肌
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若青黑色大者二三寸形似
鉄鐮甬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
玄精之類也

古今鹹畧補耳三

職掌

折醜漫錄晏子海之鹽祈望守之此鹽場官之始
後漢書建初六年鄭眾為大司農時肅宗議後鹽鉄
官衆諫以為不可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注
云武帝時因用不足乃賣鹽鉄置官主之昭帝罷之
至是議欲復之

蜀書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先主平成都以連為什
邠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較尉較鹽鉄之利
利入甚多有裨因用于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

唐代宗時劉晏為戶部侍郎領度支常以羨補乏人
不加調而所入自如更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
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
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用之其勾
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
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
在目前無敢欺給晏又以為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
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

易雜貨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
某月頒若干蠲免某月頒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
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
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
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
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
而民不乏鹽絲是國用充足
李忠武晟薨時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丞相帝思
晟乃致鹽靈座
清異錄王播拜諸道鹽鐵轉運使秘書丞許少連賀

啓擲金煉玉束雪量珠

張定公詠知杭州卅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
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
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
爾當痛以治之境内賴以無擾

國老談苑陳恕長于心計為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
益太宗添器之堂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史綱昔王文正公當國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
無他語但云雲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
辭公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兩公之惠民如此

天聖中范公仲淹自秘閣校理出判河中尋為西溪
監官行水淮揚值海潮漫溢傍海陂田悉湮為平沔
魚鹽失業不可復理遂上書築堤保康淮南詔下其
議時江淮制置發運使汝南張公倫淮南轉運使陳
留胡公令儀相與協議戮力捍海刊木壘石剗高塞
卑治泰及通南至于江既修廟灣北暨海州延袤千
里海堤既成屹然岡阜稱為范堤民患始息稻田有
秋爰正鹽官之法復申疆場之制通闡帶野豐財阜
貨廩食不詘官用弥饒後人合三公享之名曰三賢
祠焉

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以通秦海三州潮水皆事城
下土田亦鹵不可稼穡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
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即為興化令專掌
役事民享其利至今賴之三州之民立廟以祀
四朝國史哲宗每念東國困于役竄吳居厚復以鮮
於侂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侂之言不宜使居
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侂為福星以救之耳比行
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侂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
重臨如見慈父母然
墨客揮犀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携一

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
莫知其為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顧
宋百鍊真隱李元綱厚德錄馬少保亮知廣州鹽戶
逋課質其妻子于富室悉取以還其家

又云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
官督所負州繫捕名數百人亮尽釋繫者而廢其井
凡除所逋二百餘萬

厚德錄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
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規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紀

厚德錄張密學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鹽課得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去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于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刮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蔡挺字子正宋城人進士調虔州推官越數歲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遠室廬稀徃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廼相

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千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提舉鹽課常平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歲課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于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摘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
內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
贏金三十萬緡。為椿辦庫以備。鹽本乏闕。添置新灶
五十所。諸場悉復。乾道舊額。又課官吏之殿。最綱約
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仕至叔戶部侍郎卒。
見惟揚志。

五倫書貢師秦為紹興路推官。時有游徼徐裕以巡
鹽為名。津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
殺之。投尸于水。走告縣曰。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

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秦追詢覆按
之。具得裕可以殺人狀云：

朱文公為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與正神道碑有
云。閩上四川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為民病。後屢改
法。三郡得以蘇。少而訂之。為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稻
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
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
皆絕遠。故配柳叔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
數起為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為鈔。引以拯之。
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

之害必有甚于鬻鹽者今但盡蠲行州宿負漕司錢若干而下其鹽直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而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為緡錢五万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為悠久之計而法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

紫陽又為右文殿脩撰張公敬夫神道碑中云公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徃時立法諸州以漕司

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州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為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為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為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魚緡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為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為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餽餉者仍坐贓論詔皆從之云

元慮琦字希韓至正二年賜第至十一年任興泉
鹽課分司海口有番商以貨得參省勢震中外脅戶
部令下四場鹽引自為市琦曰是上虧國課下毒亭
民吾腕可斷牒不可署竟堅臥不顧旋擢温州路平
陽知州見惠安縣志

元揚維禎以進士任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公
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公乃頓首
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
三才雜俎云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
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

臺止一負統治長蘆淮浙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一負同知一負判官一負
經歷司經歷一負知事一負鹽倉大使一負益昌庫
大使一負濱樂分司所屬大使一負副使五負膠萊
分司所屬大使七負副使七負批驗所大使一負共
三十六負見本省通誌

建文元年二月九日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
司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鹽
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為海北分司
六月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局

七月十四日草雲南黑鹽井課提奉司屬浪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為師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十一月丁丑改四川鹽課提奉司屬黑白鹽井隸會
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井二

鹽課司隸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四川寧番衛
大鹽場鹽課司

十二月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東運司福建
運司各照磨所

二年五月壬午草兩淮小海鹽場課司入于草堰場
鹽課司草倉衛黑鹽井鹽課司一負

九月癸未草淮安分司 置東官場鹽課司

三年四月丙寅草遼東堰鹽倉 甲戌復置慶陽府

靈州鹽課司大使一負

八月辛巳增置番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黃市等
二井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九月乙卯草寧番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富寧等小
三井上流等九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

李賢古瓊雜錄鹽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為御
史有聲後遷轉運於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
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

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不得
終于任所仕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蔣誠字性存大庾人由進士正統十三年以御史巡
鹽兩淮時灶丁乏食請留江南糧万石賑之正額外
丁有餘力能輸鹽一引者給以石米以故歲額既充
餘課亦積亭戶足而私販息焉

陳綱字從道長洲人則成孫也宣德乙卯以春秋奉
鄉試第二人卒業太孛正統己巳之變綱上中興八
策由諸生擢監察御史景泰辛未出按兩淮鹽課風
紀振肅糾察不避權貴諱有祖風時號練綱口

姚綬字公綬嘉興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鹽
課見兩淮鹽法官蹟志

呂鍾字大器鄆城人由進士成化七年巡按兩淮處
置得宜鹽清法肅及官戶部尚書時戚里有奏乞兩
淮長蘆風雨捐折官鹽之數欲司以規利者公執稱
無有會歲報冊至公用是得罪遂再疏請老

雍秦字世隆陝咸寧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
課夙采凜然鹽法備奉嘗修捍海堤人懷其德
揚澄字憲夫蜀射洪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五年以直
指按淮修范堤百二十餘里人曰呼揚公堤

史簡字公儉洛陽人由進士弘治元年按淮嘗疏免
追補減勸借黜奸頑時開中均草蕩定科差鑄盤鉄
修河塘八事

張禎字國興山東平度人由進士弘治二年按淮才
識通敏籌慮精密釐整夙弊鹽法頓清嘗鑄盤鉄杜
影射築海防婚配貧灶至千餘口立就船預驗引鹽
之法

弘治間相臺崔銑為張御史治路記云河東人曰河東
鹽行四方公私減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
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漕

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
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
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
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
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刊峻既
月張店茅津又平傭者殺其直負者餘其力馬行
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
司宣平陸申知縣倫又詢于衆謀協而奉民故安均
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偕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
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脩

汪鉉字鼎資浙餘姚人由進士弘治六年按淮法曲
明肅

榮華字公實陝藍田人由進士弘治七年按淮時逋
課太多乃請哀割餘鹽以補之商灶賴焉又請令行
鹽地方以巡按御史兼理鹽法影射私販之弊遂息
鄧彰字礼方涿州人由進士弘治八年按淮為政務
持大體通下情嘗請開正統以來消折鹽課三百餘
萬鹽利大興
史載德字公著新鄭人由進士弘治十二年按淮經
理有方百廢具舉如指引日印木桶招逸灶萬三千

口建酒池灶房四千餘區建正誼書院及廣立諸場
社季俾諸灶子弟咸知奮起一時風教為之聿興
劉鐸字以成山西代州人由進士正德五年按淮疏
鹽法五事曰處置未掣引鹽曰計處食鹽供應曰責
任地方官司曰禁萃鹽徒源流曰斟酌該年引目雖
逆瑾亦服其清苦遷衛輝知府去
朱冠字仲瞻河南固始人由進士正德六年按淮疏
杜僥倖均榜派正行鹽地方明違限引目四事尤切
時宜者均榜派也至于專戩掌則特疏之其曰事權
歸一則所司不難于遵守蓋確論也嘗作誓亭于儀

真批驗所自為記以訓于委官議者謂其得釐弊之
要云

鄭氣字浩然直隸靜海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按淮
嘗疏嚴退引均守支禁罰取草奏討皆時務切要而
分司任劄該場于亭戶尤便焉

張珩字佩玉山西石州人由進士嘉靖十二年按淮
始以州縣官同司佐監掣二所宿弊盡釐正之美課
增至百二十萬金戶部奏請旌賞又劾宦豎王德干
撓鹽法詔可其奏自是權倖無敢預鹽政者風采
聿著歷官兵部侍郎

戴金字純夫漢陽人由進士嘉靖五年按淮條陳鹽
法利弊無慮數十其最切要者凡十二焉曰通鹽法
以資民用曰處逋課以便商灶曰處鹽償以立定規
曰報清中以立限期曰節財用以厚國儲曰慎理財
以重使任曰立分司以專職守曰慎考察以昭公道
曰鑄鉄盤以資貧灶曰重死刑以伸律意曰慎充軍
以申舊例曰懲積弊以清賦罰並見 俞允行之江
淮稱肅清云歷官兵部尚書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由進士嘉靖六年按淮
性峭直不喜側媚鹽政以誘司屬重教養為首務其

禁私販必先約束官軍之倚法為奸者及議掣摯則
又輒詢慎重必求所以利于官不病于商者始行之
蓋真竭心思以奉職者矣毀州縣淫祠無慮數百僧
尼道流惑衆饗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竟以勤勞
卒于官

李佶字子建四川金堂人由進士嘉靖七年按淮先
是雷侍御撤諸淫祠不當祀者會以疾卒未幾郡邑
官復迎五司徒像于故廟中公繼其政追維厥志乃
碎五銅像補鑄兩儒學祭器及榜五神不當祀之義
以覺民俗真克稱一時良風憲哉

朱廷立字子礼湖廣通山人由進士嘉靖八年按淮
志存經世多所建白嘗選諸衿之才者作鹽政志迹
披載藉博摠群言古今釐務賴以可考歷官礼部侍
郎

徐九臯字遠卿妣江人由進士嘉靖十四年按淮首
疏定鹽價收餘鹽二事商灶德焉政暇復維揚書院
建仰宸樓于甘泉山館拔庠士穎異者講學其中
吳悌字思誠江西金谿人由進士嘉靖十七年按淮
首議草灶民雜差濬諸運道塞淤時潮變溺男婦乃
疏留餘鹽銀五萬兩發儲穀三萬七千餘石賑之之

又與運司鄭漳議創避潮墩于各團灶業賴以復焉
焦璉字子重涿州人由進士嘉靖十九年按淮值潮變
初平後乃繼吳侍御上陳災異乞賑卹招撫逃移及
授充民灶六百四十餘名娶灶婦二千三百餘口創
鹽課司十有一區築避潮墩二百二十餘座稱惠政
焉

陳其學字宗孟蓬萊人由進士嘉靖二十七年按淮
嘗疏減餘沒禁私販商困遂舒是年夏苦雨行潦渟
渟猶躬歷諸場詢察灶隱不少懈云

黃國用字良弼豐城人由舉人嘉靖三十一年按淮

奏開工本鹽每年三十五萬引以裕邊儲及議湖廣

江西河南行鹽地方專敕該道僉事直隸府州專敕

巡按御史兼管鹽法

徐曠字明宇太倉人由進士嘉靖四十一年按淮時
因徵加餘銀每歲百萬商灶並困公減四十萬兩疏
議凱切商灶感焉為立德碑

馬文煒字仲韜山東安立人由進士隆慶二年按淮
奏議分司官久任催督鹽課停止河鹽令內商分撥
邊商引日酌定引價今遵行之

史學詩字子興河南安陽人由進士隆慶三年按淮

議復大鹽罷官買餘鹽議處淮揚食鹽價直嚴革奸
商串通吏書提單越掣之弊通查淮南淮北在堆引
鹽吊取勘合榜派引日到院躬親查檢清截單次注
銷榜簿預給堂票以絕揆插積弊至今遵之

王琢玉字文野山東莘縣人由進士萬曆元年按淮
奏停存積十萬餘引議開上江因積小鹽曰戶部提
解留買庫引銀五萬餘兩并未解銀共三十三萬餘
兩商人苦之即議奏准每季搭解三萬兩補足前數
官商甚便

許三省字思魯錢塘人由舉人萬曆二年按淮奏革
儀真駐劄通判省冗費請賑灾灶及條陳五事曰實
填格冊裁定食鹽禁革買補查絕倉鹽嚴定責成俱
可遵行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由進士正德二年以僉都御史
條陳鹽法五事曰禁越境以通商販行寔惠以蘇灶
因定勘合以一事體停開中以濟虛課準人情以行
法令又以鹽引開中率多折色非所以令下也乃特
上重邊餉以防大患疏識者謂其窮本達變為經國之
遠圖云

李嗣字宗述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弘治元年以戶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首疏免追補以恤灶丁減勸借以蘇膏困黜奸頑以免擾害三事允行之

藍章即墨人由進士正德十年以刑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疏禁提單定制數黜膏之越次生奸者禁不能行至今守之

尚書雍公太嘗巡鹽兩淮風度廉厲一切以節省約束諸郡縣臨代檢羨課若干金封貯府庫適兩淮歲飢流移載道公即命所司糴穀行販民歡呼更生者在尸祝是舉也信可為齎使者之汰見陸應陽樵史許奇字文正貴州衛官籍嘉靖辛卯鄉舉授巨津知

縣巨津夷地故無署奇寄寓于溟冠檄交馳道路以

次蕩平會鹽課無徵院議均攤于糧奇建白以為課

主于井粮生于田齊民無業于井而使代鹽是甲疽

而乙之困也因大忤直指免官歸後以子貴封御史

說聽程某同知温州領上官檄檢枝鹽塲稱度數日

茫無緒次方難其事有老翁來見曰欲獻愚計請屏

左右從之乃曰井字法言訖趨出追之已去沉思逾

夕始悟曰畫地作井字今惟鹽九區高廣相等正稱

其一而餘入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上下聞之皆

驚異

湯若士荅揚日南醴使云以冰雪之心行米鹽之地
足矣來教云何
按劉晏輕重之法自陳少游加賦包佶高佑與李錡
皇甫鑄進羨之說壞之盛庶王隨通商之利則又以
趙瞻在河北章惇舒亶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
淮壞之若王安石任盧東蔡京任魏伯芻則尤有甚
焉者矣是生鹽之官又不可不于其人慎之也

古今醴畧補弓四

會計

班固食貨志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与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
世人言碩乎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
鬻鹽盆也師古曰牢籩說是也鬻古煮字

續漢書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時穀石千鹽石八千
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
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杜氏通典云屬道陵綿等州十鹽井總九十所每年
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註云陵州鹽井一所課
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
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
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有十三
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
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
州二十六貫

圖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陵井鹽
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函半百姓貧利失業長安二

年停賣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千六
百二貫偽蜀時井塞宋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
璉重開舊井一晝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
斤日獲三千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
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
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
亞之隸總領所大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
分隸總領所涪井監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
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錢八十萬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逃絕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熙三年楊嗣勳總計棧閣助筒二千鹽由是頓易自後井戶稍紓而民間食鹽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虛額十一萬八千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括歛以希課最于歲額外別役部民煮鹽民甚以為苦轉運司以聞詔悉除之

夔府舊志昔大寧鹽井隸監淳熙甲辰部使者揚公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與熙寧中歲額四百餘萬

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閏年加十萬斤為二百五十萬斤

宋知制誥沈括云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路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鄠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階成鳳茅州食之唯陝西路有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

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萬餘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顯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研北志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萬一千定在京餉馬之芻名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束重二斤歲用草八萬束折鹽四萬引

蘓黃門在川略志云商賈人東南末鹽錢日法屬權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後坊場寬剩錢日正在本路封椿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後既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擘畫計綱取入京師特置元豐庫收管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為根本其他蓋微末矣議者以謂左藏之外特置此庫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啟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庫時隸尚書予為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末鹽錢其源無窮然辨河北軍糧所餘無几矣所以應副陝西者賴苗後封椿錢耳此錢今雖尚多然十

年後昭運告竭奈陝西何二吏曰未嘗議及此請徐
思之久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報章曰
三司亦不能供蓋恃內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
聞正如此予徵仲議之徵仲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
曰內藏不撥賜久矣絀絀繇綿至積久損爛出賣每
疋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難復矣徵仲以
元豐蓄聚為己功不樂予說後曰陝西闕乏乞撥一
百萬貫朝廷應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曰例內藏
撥二萬貫徵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了予曰
雖然不若循例而憂惜元豐不得已見後

淳熙初魏國公陳俊卿以現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
福建路安撫使時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
公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
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眾販之者
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溥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
為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
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且四州每歲日額當運鹽
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餘萬蓋定鹽之民有
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
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餘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

十年以來卅縣稍无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
鬻鹽亦不為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于他路且于
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卅縣歲計以充其
款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
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福
建民貧上四卅尤甚性復强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
多利私販百十為群操持兵仗官不能禁託名魚鱗
量收稅錢而已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
于為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
法已奪卅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

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卅縣闕用則必橫歛農
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族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
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
或滯不行則必斜下卅縣卅縣無業必至抑配民戶
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变法之本意也欲望
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以身任責必有
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
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朱文公熹奏狀浙東所管七卅而少州頻海既是產
鹽地方而民間食鹽比資客鈔卅縣又有空額比較

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方距亭場去處近或
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
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
成群或用大舡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
反手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
日所奏各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
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各溫兩州全然不
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
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吏卒
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

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
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
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
資不取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交通恐
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旧行產鹽
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乎官近歲官鹽
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
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寔兩便歆乞聖慈特詔
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
本路地方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

鹽法其餘卅軍自依旧法施行則亦草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朱晦菴集答陳漕論鹽法書

季若云熹昨承垂示鹽

法利害累日究覘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于此及詢諸鄰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此其旧費略有所有無不以為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旧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化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且一之別紙可見其寔又不知他

邑何如爾然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強弱均

敷已寬下負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之弊僥皆

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

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

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

而今例輸者橫議紛々必有所緣而起雖自良法意

美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

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

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

舡之錢所以取以船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

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于今日所課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况所以增官鹽之價而享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乏絕不繼停苗綱運之時故引價至于一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于埕戶搭于綱取漏于步擔而散于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苗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抹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

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及增于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而一斤止賣二十又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乞籌之又使埵戶更無私鹽可賣官

益益快何揮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埵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

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埵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埵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專委則客

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錢是以具舟揖資往來埵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于官

司名為二十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二三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

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經從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所竭矣行此

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

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埵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與販

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正間代納上供其數

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于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

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与稱曰鹽法之利于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

朱文公集与漕司劄子云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五十文而官鹽則必沂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值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要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

得此縣財賦之八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

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寔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

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

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

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

于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

增益之屬本錢雖不易辨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

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

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者陳

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

鹽用船裝載所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
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
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如
前不至為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網撰
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
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
賣之增鹽至于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于民
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
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
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
走酒欠折之數乃用表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
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趁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
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啣貴鹽而漕
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于民有害于官無
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款
望台慈特下有司密行考究特賜往罷百里幸甚
朱文公集卷唐帥書中云關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
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
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于官以食近歲上州客
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

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
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
斤為錢幾何鈔鹽一斤為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
甚高則宜寔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
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
于辦課力于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為
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
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

金代權貨之目有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鉄而鹽
為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為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

官庫置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
之數七年一釐革之

金史山東滄寶抵鹽斤三百為袋二十有五為大
套或十或五為小套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
五為套西京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
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必鈔
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

滴露漫錄有云欲講弭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
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議每
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唐事霍韜所議每正鹽

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于緣邊報中或令商人于鹽場買補此則公私無利商灶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也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取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損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追是尽變私鹽為官鹽亦可尽變鹽法為良民矣古今理鹽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与禁哉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張福臻一本為鹽法久失祖制大累窮民謹陳目擊苦情仰懇

聖明勅部具覆以通商惠軍民事照得國初每鹽一引納粟二斗五升皆商人自墾邊屯藝粟運納以待開市故邊方粟價格如而屯政亦與之並修太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率此道也不意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改銀四錢二分或見粟多而價賤不如折銀之利不知粟少則價貴實商剝運之害也雖然淇原令運司招商開市納銀解部發邊充餉軍不得粟亦得銀于窮民原無与也乃職任隴右道時所過固原臨洮蘭州及甘肅五鎮則有大可嗟者其某鎮某營該鹽引若干非不掣然列也或問納

本色于粮廳以致倉收者准則家推戶派即生負娶
婦不免也果數百家始完額數積數百全收束之高
閣尚未知真商為誰而解之物色始有出 總收以
去價僅半償者是鹽商已坐得銀糧之半軍何嘗一
見商之面遷延 鎮更可嗟焉各營頭目執將官印
狀併撫院印批赴各舖兌貨給軍九成色銀青白布
舊衣服之類皆笑折焉各舖有執印批以取令取換
勘合雖視窮民苦哽而剝軍甚矣再訪宣大各派士
商五六十家夫士商亦窮民之稍優者皮去則毛存
一窮民耳惟密鎮鹽銀尚係部發不失葉淇故步耳

嗟 鹽銀之害若此誰為達 九閩之聽入當事之

耳宜乎生財者下而會議者反謂邊民有富國反謂

商人納粟數年前得引數年後也然前後且鹽國既

廢軍窮日滋日靠京民二運解運一運脫巾立見豈

非淇為之作俑乎職前閱奏邊定徑制見萬曆初年

京運四五萬者後加至一二十萬此計部出浮于入

之切症弊果迭天降與恭遇 皇上念 法祖事 宜

民職因敢據實以聞若核舊冊後 祖制以蘓吾

民利吾軍使商人不得恃三窟而 有足此望 皇

上之睿斷焉至積引之銷夾帶私鹽之禁該臣謝秉

謙條晰已明該鹽臣奉行宜力職可無贅職又憶撫
延時官軍言二十年前倉庾充寔城鋪露積米豆不
可勝食惟折色一改連年飢餓日甚可見 祖制之
足善盡美而輕變此 之法不容誅也統折 皇上
勅部嚴查的確從頭具覆不獨為邊軍續命之膏亦
以為該省仰屋之嘆也

淮揚巡按御史高某既論從來鹽課有正額有額外
如新舊割沒雜項等銀則備正課起解如找沒加罰
公罪等銀則備各餉起解餘則為額解助餉云々

崇禎十一年二月內簡討楊士聰為欣逢召對薄烟
具陳一既論鹽斤割沒一事不知起於何時臣父先
系叅政詢久官淮揚臣因詳問之蓋當事者徂目前
之利而忘無窮之害浸淫至于今日而弊已極矣其
名割沒者割其所餘之鹽而沒入于官每包以二三
十斤為額僅乃納官銀二錢耳其所夾帶多至二三
百斤每一掣鹽則金錢橫行輕重無主其掣鹽之官
核委以往凡聲望甲科多辭不赴或有式僚府佐謫
遷運屬皆厚資鑽營而浚之至將掣之時惟憑積年
吏胥及清客山人朋相交易每一包除納銀二錢之
外出銀八分每掣鹽之官名為利堂又出銀四分與吏

晉及清客山人名為使用所出僅銀三錢二分而二
三百斤之私鹽闌出之而莫之或詰間有自愛甲科
奉文季掣已無所沾濡而南京津要罕牘彘集本地
鄉紳請謁橫至大率每包以銀六分為居間之例以
銀四分為使用之資所費更少于掣官之所自得而
二三百斤之私鹽又復闌出莫計每包以二三百斤
闌出則數百千萬之私鹽暗行于官鹽之中而莫之
或聽歲辨幾何而堪脫漏行鹽之鹽幾何而堪此墜
滯乎大利之所在鑽營勢所必至窟穴勢所必成商
人挾有厚費嘗恨無路可入官予之以割沒之名是
明許其帶夾矣奚憚而不為耶今宜以鹽引之輕重
定銀課之多少其浮于引外者一責令辦納其隱
匿至三四十斤罪無赦掣官則簡委科甲居官清慎
者責令逐色秤兌而無差仍聽巡鹽御史間一抽驗
其有脫漏至百餘斤者罪無赦其津要御神山人清
客敢有妄行闕說私行過送者體訪得實以重法繩
之或戍或辟亦必罪無赦如是則每包所得鹽斤纖
毫皆歸額課法無可影借則鑽營者誣勢無憑依則
窟穴者窮又于掣清課溢者重加鼓厲榮以顯擢如是
則向來數百萬之私鹽皆反而成官鹽不必逐引加

派而利倍往矣乃若鹽舟出日例有挽封皆以委官
給之小吏以重賄謀之委每封一條博銀一兩若以
歸之朝廷令納銀給封不復委官則鹽舟數十每
歲可數千金是亦無損於商而利及于國者也敢因
割沒事並及之

崇禎癸未秋總憲李邦華疏論豫章之境國小而險
人貧土瘠迺者鹽斤值銀五錢他物稱是翔貴

崇禎十六年十月內戶部尚書倪顯生節要議有漕
鹽一款欲使諸商以米易鹽積米于鹽自淮起運循
舊制四倉逐節盤運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省費不

貲且往返不稽覺察不難而盜買自絕又京鹽一款
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每引始遼例納價八錢以充
剝需仍行文兩浙鹽法衙門派行每綱引十引帶京
引一引若無京引綱引不許過關橋收掣出示曉諭
赴部報名札行太倉上納可得引課二十萬六一策
也

十七年六月內揚州紳士本有云淮揚歲輸一百六
十餘萬之鹽課而田稅不與焉

黃道周鹽法議云考初制煎鹽寬戶以附近一產殷
實人充之免其雜泛差役分給鹵地以為刮煎分給

山蕩以為薪蒸每一引鹽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價低昂聽鈔錢煎支所以優給竈戶者主厚其時招商課額既輕又無搭配之擾與守支之苦及改輸粟之法商人出粟收引於邊而支鹽于場引到即交官吏不得留難勢要不許占中商人實獲其利故樂于報中其後蠹弊日生灶戶場蕩為總催者煎併又禁餘鹽不得私賣官抑其價而收之每餘鹽二百斤給米或麥止一石更有賸其米麥而徒征其餘鹽者於是灶戶重困逃亡者比之及改運司納銀至于長蘆兩浙煎配搭支一商而三路守候且有年頭火耗查

盤閔鎖甚合等用費更不貲入分鹽額而二之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者也存積者積鹽在場遇用急缺許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于是奸商爭以此為捷徑而常股之鹽益壅至有祖孫相守而得支者又有夾帶之條即商人附引餘鹽而搭剋進奉之臣亦以夾帶例割沒之歲上割沒課嘉靖末年多至百萬而此皆明奪之商人者也又有豪叔勢宦遇開中作鹽之歲陰營之鹺使者及撫臣預定其支放之鹽額在某處多曰買窩商人至則以其窩賣之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而不得者此輩

一旦坐而收其厚利矣是皆商人之苦也

古今齟齬補弓五

政令

宋史太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无徭役民間蘓否
御史李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為錢六十四民以三
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減十錢從京西轉運
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率取
出州准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
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
于鄉村與戶稅均納准清奉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
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

宣和五年梅執禮以禮部侍郎出知滁卅時賦鹽滁
患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糴杭一邑而食鹽倍粟數
民易堪奏上詔積二十萬滁人德之又作表豐廟于
豐山上豐山為滁望山禱祀之所必先周書曰明德
恤民執祀其有焉

宋孝宗給左藏會子收明秀等卅浮鹽詔云詔左藏
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
卅額外浮鹽其齎到鈔錢令權貨務月終輸封樁庫
以備循環換易會子

金史大定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

聞遼東几人家食鹽但无引日者即以私治罪夫細
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日可令止散办盛詢諸民從
其所款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大定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難辦官
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私懷官鹽
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竟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
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
官勿与鹽司閑涉庶草其弊

大定間張邦基言室抵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
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

一歲貸支償值以優灶戶

大定間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云鹽漂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沽差鹽亭戶丁煮鹽至十月結場佐煮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為奸民甚若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

崇禎十三年八月內戶部一本貴粟宜講事奉

聖旨輸粟開中鹽屯合一魚是濟邊良策茲稱內商告困不便赴輸邊儲何賴還着各該督撫按講求設法漸為興卒以臻定效倉勘責成邊鎮鈎司賞運責成運司務勘嚴措勒運勘苛弊其定限察核考成之法俱依議如有通負即行叅究淮浙等處通着一例行

是年十月內延綏巡撫某一本為遵旨按季事奉

聖旨鹽引之不在邊而在內商與運司說得是內商不先給庫價是何緣故運司以使費私扣軍需明開

印冊起於何官何時著該部科嚴察批復具奏
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戶部題鹽政受預征之苦事奉
聖旨准鹽應征應免的既經察明戊寅寧商已卯寧
餉等五款著如日征解其帶征積逋倉鹽折價二款
行鹽臣酌妥再奏新漕練餉准帶鹽二十斤征銀一
錢其寧商未認引寓并甲戌倉鹽餘設已卯舊倉鹽
折價未完的俱准豁免以示恤灶寬商德意

崇禎十七年八月內戶科倪某一本鹽銀邊中事奉
聖旨邊商例應先納鹽糧仍給勘合果否什九俱係
虛出著巡鹽御史酌察具奏其新引納價宜俱從長

談爰未說

又一本兵餉資鹽事奉聖旨鹽課給賞各鎮兵餉
即責成各鎮以兵護商大子鹽鹺政有裨戶部會督
輔確議具奏

弘光元年三月十七日旨各商癸甲乙三年正課正
引俱未納行且去歲一年通行私鹽本當追究姑今
助餉何得仍前求減其願以抵鹽銀者准以百斤一
兩美其高泰二鎮之鹽既已離場即應作數著設法
稽察有如票輸餉的應天府察收不許勒索耗羨兵
部仍即差官護行該部知道

古今離畧補
利弊

班固云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吳良問以
治亂皆對頗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
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
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
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柏覽次公治公羊春
秋奉為即至序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
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
一家之法焉

樗齋漫錄宗時漕運自荆湖南北未至直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上把師有少敗齧但无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宋張舜民書錄漫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抄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紙耳于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元折斛斗糶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糶不置抄法通行建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饒亦用自尔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千万貫買抄以推見錢不繼抄法廢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嘆息

詩話總龜後集東坡詩老翁七十自腰鑱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尔來三月食無鹽詩意言山中之飢貧無食雖老犹自採筍蕨但僻遠之人無

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
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說鹽法太急也

太平府志鹽法序云宋初立法貯鹽于常平倉計民
丁口而給之徵其錢以充宮用熙寧之間官自賣鹽
而民不得給乃以鹽錢定為常賦東坡所以有三月
無鹽之說歟我朝于前代弊法革斥殆盡獨于鹽
法猶踵宋弊鹽不得食而錢課仍輸亦猶民勤常業
猶納夫里之布也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歛盡實私井
運解池鹽以足之說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

對曰私井既容某樸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寔之而
運解池鹽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罰免遺利之一

端然忠萬我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寔難若列堠

切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按括本傳云布易司

患蜀鹽不禁歛盡寔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

二事如織皆不省沈括侍側帝顧曰卿知藉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歛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

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車者輕車也五御折

旋利于速今民間輜重車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

太平車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帝以人言无及此者

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不得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
事俱寢

紹興間泉州教授蔣雖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淳熙
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策者方以衍數增
秩上矍然曰某人欺朕日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
如響上曰卿林通練當以藩郡處卿為執政所沮

金大定中置山東滄寶坻高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其
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言之場濤洛場行莒州臨洪
場行賴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山車海縣板浦
場行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西由場行

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即墨萊陽之二場
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
鬻零鹽不用引自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
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
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牟縣文登場行文登縣
尚書令李愚奏必欲杜絕私煮鹽取之弊莫若每斤
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

登州司理潘滋曰李愚減課之奏是也課輕則正
鹽不壅課重則私鹽盛行其勢然也洪武間每
引納銀八分永樂間輸穀二十五升至是則七

錢五分矣如之何其不墜也

元統三年山車運司准臨照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
九水居民稀少原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縣民間
遂食貴鹽公私下便如蒙依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
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
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峯等州從長講究
互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運司辛朝列牒六所據零
鹽依擬登萊等處鈐註局官給引置局散賣於民非
惟大課無鹽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
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嶧等處增置十局如登萊三十
三局之例于錢穀官內通行鈐註局官散賣食鹽官
民俱便既注有司講究宜從所議

潘滋曰國家設長芦巡御史兼管山東鹽課予嘗
奉牒校勘斥山巡司比簿親至其地荒烟弥望
黃沙斷港雖有巡司而鮮買客雖立比簿而無
鹽勸于是署其案以請蓋欲稍弛其禁亦元統
之意云爾

九釜漫記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
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言于秦王穿渠貫城中通
九老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老池有

九穴会于一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文瀾二水入城以便及西安之民免鹹漬之病三公之惠也今老耆九老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宙載名言崔公銑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与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歌疏開之予以書亟心之議甚多大意謂今兩淮西浙鹽利多為私要所專以艫拽便耳惟河東鹽以駝騾載私要不甚專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艫拽便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為國家有張得書即止且刻石

後巡鹽官欲門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徐文長遠稿云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為特盛當洪永以至于今改法者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鹽于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欵以輸於邊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于今改舊法出親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長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 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可及也云々

玉堂叢話葉淇与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

人益高皆其親識目身淇言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
且遠涉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又易办淇遂奏准兩淮
運司鹽課于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
各邊鹽價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坏舊
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
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就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
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成胡馬
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
地拋荒米豆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
可勝誅矣

玉堂叢話天下鹽額独准楊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
上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鄔懋卿以
都御史出經理肆爲蠹盜乃欲以利孔詭結上心
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一輒不
登而商漸回至有雉徑者不則亦鳥獸匿徐公階塾
知其弊俾御史劾之擬旨仍舊額一亦登流徙悉
沒

鹽官錢太常薇鹽法論云鹽曷爲法也藉足國也鹽
曷爲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
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儲粟積商之粟以寔邊一可

足也然商猶昔也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
法之弊也法曷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变法其既
也壞於權勢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
之有法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
不改者也故膏或賣粟赴各邊輸納或自墾邊壞之
積粟此益之為利而邊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
長司農部言多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
于京弘送各邊自糴折銀較舊為增得引此粟甚易
于是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送銀邊
人更無糴本遂多餒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
勲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
乃群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利而商之得
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于各場勢家先取足
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
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歸其手建議公賣餘鹽
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及墾
此商賈不通之又再也况今各邊七種之改廢而粟
粒芻束之運銀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
下勢家且為欽迹而商賈益病矣為今之計第今鹽
引仍徵粟即商鬻邊商鬻邊而田之墾闢必多使邊

方各屯種則本色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便不待
司農出銀以糴而邊自可饒且引勿增餘鹽祇支正
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权宜交通
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
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
也惟場灶既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
難遂至千百為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
惟不為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為禍萌莫甚
于此今為兩利孰若使見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
賦而羨鹽任其他貿易則戶与商俱得工不廢官之取
下不壅民之資乃人請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
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則邊無歲粟而邊地病煎
戶徵其課禁其貿易則邊有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
義化為弊區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劝之耕而以
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自貿易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
無乏課灶無匿奸矣令也網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
囊金易引何苦遠耕且下戶肩挑尚恐白歛此其利
害繫若指掌故得倭指而竊較之
了凡表黃云古者公利周礼有鹽官而無屬禁自管
仲始征鹽葵桑弘羊修其法以佐軍与為利益溥禁

亦彌厲 國初設鹽運司子商入粟寔塞下每司輸粟二斗五升商賈相率墾藝以待開中故邊粟不騰躋自度支彙公变法輸糧金入左藏邊計告訕此人所習聞而爭言者然謂此沮邊儲則可謂此坏鹽法則似而非也何也鹽法沮坏別有本末不繫此耳舊制灶戶各給草場鹵地授之牢益每益晝夜六煎得鹽千斤除八百斤為二引每引給鈔一貫外為餘鹽亦聽官收買官自與商市盜售餘鹽者絞 國初鈔一貫值千錢故民獲寔利後鈔不行徵鹽如故灶戶困弊逃亡相繼當事者若灼見利害以銀代鈔但捐百萬餘金為之母可食其利至今不絕乃為一切權宜之計安其法而為常股為存積常股者常行也商納邊糧給引候支灶戶办鹽甚艱商多老死不得始設存積之法積鹽在場令倍納開中之數越次放支此路一通常股愈壅久之灶不納鹽二法俱成畫餅于是商自買鹽官每引徵銀允許給之皆令灶丁均賠故灶益困憊 祖宗銀法蕩然尽矣于是餘鹽以小票行信於引日向之嚴禁者今反倚為利藪矣議者欲罷解價復開邊停餘疏正引勢必不可何也東勝失守河套大寧莊浪遼陽相繼淪没非復 國初

沃塹之舊矣鳴鏑戩警殺掠屢報役日重而不可已
戎帥侵削而无忌非復漠南空庭法令修明之日矣
國家以四海之力開田課耕出使者護之而事終不
集可責之賈人子乎邊引納粟今固不能尽罷而邊
言買窩及劝借米麥耗費煩重人為疾首惟粟行餘
鹽爭相輸納夫人情趨利如水赴壑邊鹽无利所以
掉臂雖停餘鹽豈能強人趨所不便徒使私鹽盛而

國家歲失利耳竊謂鹽法之弊當復舊制救其
本源補塞末流未見長便舊制給價收鹽今帑藏告
匱豈能損數十萬金以予灶然周文襄給米收鹽之

往憲可倣也誠於北地豐穰之歲令京畿諸邑賦粟
粟以供償儲日改折漕粟之半以抵北地銀差則耗
未水脚可餘七八萬石以此貯之維揚分給貧灶而
收其鹽召商官賣可得厚價鹽價所入還給灶戶
為子母此後不煩措置自然給足一路有效乃推之
他路倣而行之可復舊制也舊制已復則灶無賠累
之苦商無守候之煩公鹽通行私鹽自息國收倍利
民食賤鹽一舉而數利具矣其次莫如調停餘鹽管
子海王篇男丁女口吾子皆料其食鹽多寡以為盈
縮故法立而无弊今日指已數倍而引自不增小民

食鹽不給勢必他市故私販盛行惟多發小票嚴截
角禁夾帶商人得利必衆轉輸轉輸者衆灶無滯鹽
鹽無昂價則私鹽利輕害重人將辱戢 國家歲入
自厚亦補苴一策也

焦弱侯筆乘云唐食貨志穆宗命北河罷推鹽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
常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權不能無弊而至
官為糶鹽尤為非体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
人也殆非通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灶兩困而官亦未
得其利也友人袁詒謙卿歆盡弛旧法令民有力者莫

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
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包公劄云袁坤儀先生論鹽改令民有力者莫鹽聽
人自為貿易心于關津立官征其稅此即唐時權鹽
之法雖未嘗不可行然法禁既弛奸豪靡所顧忌致
攘百出刑罰必繁况關市關寔最難鹽稅究未必盡
歸于國終非上下兩利之道

陳于陸意見云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目
舊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
不敢開宜立為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

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
甦而利亦具矣

鍾伯敬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云讀所寄上朱公
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
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菜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
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青常賦之內工有蠲下有道
而犹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坏也今極坏而幾不可
為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為之去歲遠覩部議十條
鑿々似以為必可補拯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
之有為無為同聲而送料之曰此萬々屬之空言万

萬屬之文具萬々無利於國其利於民而又且萬々
不利于官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
國家之法當極坏不可為之時凡有一人焉欲起而
為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
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々聽其極坏不可
為而後可哉惟冀翁蒞任行事之後所謂䟽理之效
不必遽覩其全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
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行立法任事者
之氣犹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為
之人可為之時可為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教

教于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
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為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
及見所為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
及行之未兌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為利而趨之詢諸
道路其以䟽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
一輩人以為萬不可行萬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某
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為綱冊一序凡以予立
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
不能為見人為之如己自為之是則屈己之懷也然
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旦晚貴賤
寔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䟽理之法者不
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為鹽貴之故耳蓋某
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
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為楚民求寬一分鹽
價司鹽者安能奪之况翁丈亦楚紳乎弟亦楚人去
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
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正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
去省城二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
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
價乃去年䟽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䟽理太

過恨不即復每色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色七分六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許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為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或亦大多惟自今年以往屬䟽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每色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謝楚之民與楚之卿紳矣然其中靈心妙乎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款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為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其難似為不

情亦歎翁終此䟽理之局成一國國鹽法使臣子于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于鄉評物議以為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面狗之一官雖擲而䟽理之局仍不能終䟽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之于首議䟽理之人是吾所謂救坏之說真屬空言文具真不利于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款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知此耳

鍾惺兩淮鹽法綱冊序中云國家塞下粟強半仰于

兩淮鹽課乃套搭之中苦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添
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沒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
鈔無所售新鈔无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為
奸民利吾楚滄弼袁君佐計大農為疏理十議大要
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
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即
以君往之有日矣乃事 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坏尽
矣如沉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紙上鑿之必
可徑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悉不相應則國手
身庸醫其效无吳彼奸民為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
中撓之君不為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事疑也惟正
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向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
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盡為十綱歲以一綱行旧引以
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款蓋向以四十萬
有可新引聚責于二十萬旧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
二百餘萬起掣之商不妨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
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甫具群情
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目而十倍之還套
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拊揚
呼譽不聞于遠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

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逋則舍逋
而向輸者其勢也網法之效如是

古今齟畧補弓七

法律

供皓松漢記聞金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鹽場
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任至
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
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金史西北路有犯官賊禁者欲同鹽禁示罪嘗有謂若
比私鹽則有不同謂定制收鹽者杖八十斤加一
等罪止後三年賞同私禁例

大定間博興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其私鹽及刮

鹹土二法以上上曰炙与刮非煎何以同私張仲愈
曰以其侵官課一也遂断致同刮齠科罪

古今齠畧補弓八

徵异

雲安軍圖經云漢扶加者其女出遊于溪畔恍惚有
娠年餘生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喜怒擘為九段投
之溪中須臾化為九老嘉異之禁雲安人不得于溪
中取魚臨安終有記云三牛对馬嶺不出貴人出鹽
井沒後其女示以井脉處所掘開遂得鹽水時民共
祠加為井主宗初封為昭利廣濟王又錫九老以王
號今為九井之神

大寧圖經云漢水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坐山用

鉄牽孟盛之水化為血

拾遺錄郢奇字君珍居喪盡禮以淚浸地即鹹信謂之鹹鄉昭帝表其邑曰孝感

續文獻通考潼川曰无鹽井唐時一新羅漢至此指其地鑿之鹹泉湧出因置寺奉其遺軀

滇畧姚安東一里許昔蒙氏時洞庭君愛女于此牧羊有羝飴土驅之不去掘地遂得洶泉名曰白羊井

人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橋頭井得石羊云飴地之羝後歸祠中其井即白鹽井也

海錄碎事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尽

嗣昭禱天地俄向地生鹹取煎鹽甚美後掘得石炭晉王自將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庙曰鹽神炭神

蓬溪志常鉄寇不知何許人天聖間寓蓬溪赤城山縣東五里有鹽井或鹹水短少井民勾氏以告常曰此一蝦蟇作祟塞水眼耳即出仗丈三卷醮之其水如

血者累日鹹涼復興後用其儀文禱井屢驗

海陵三仙傳崇寧四年八月賜勅書令業發運司胡師文禮遣冲和先生除守信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

問之對曰業在為害惟天師可治名張繼先至投以鉄符龍震死而鹽復

泊宅編政和丙申歲杭卅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无
數十里朝廷降錢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
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取財數里邑
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
觔正而鑄神符及御書既貯以青木匣府遣曹官問
都道正管押下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通卅靜
海縣旧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
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内沙再毀初鹽
官自投符後稍沙漲前此徑制司差一武徑郎路
升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杭
帥翁孝國笑曰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廣志在鹽在交時所遺服之有益性泊
又綴大食因負在鹽一銀合

四川達卅丙穴魚長身細鱗其白如玉其味自鹹蓋
食鹽泉也

一統志百粵潯卅桂年縣有糖牛与蛇同穴牛嗜鹽
里人以皮裹乎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
文苑豹班云熊食許少鹽則宛轉而死胡燕亦然
罔徑熊惡鹽食之則死其掌踏為食珍今人耐寒其
腹中肪謂之熊白久服輕身長年其膽陰乾愈痔驗

試取粟顆許清水中一道若線不散者為真

古今齶畧補弓九

雜攷

九經補韵禮記鹽音艷為宋伯虫著

越絕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

北京四夷館譯本女直稱鹽曰荅下孫日本稱鹽曰

又鹹曰奄撻琉球稱鹽曰格勒鹹曰減高昌稱鹽曰

鬼絲回稱鹽曰納默克鹹曰翔兒百夷稱鹽曰草鹹

曰枕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池也

文苑豹斑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唐會要鹽池中小池曰女池

刑法志醜鹵之地曰沈斥

鹽鑽梁也魏文帝嘗以鹽鑽為御粥粒如飢子此川
鹽名梁者也

別錄卑鹽麻黃也本草名卑相

式均藻云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族鹽

亥怪錄載蓬餘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

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湍座鹽歸國鹽唐詩有云媚

賴吳娘唱是鹽又有云更奏新声刺骨鹽然則歌詩

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

黃帝鹽借謂為黃帝炎長沙志後亦書之蓋不考也

全唐詩話隋曲有踈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

云関中人謂好為鹽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

媚嫵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

杖声

加祐雜志梅聖俞說姑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中得

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夔調鹽角兒今是也歐陽永

叔常制詞亦見碧鷄漫志

漢書貨殖傳猗頓用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与

王者將富

後漢書曰成哀間成都羅裒嘗至鉅萬初賈京師隨
自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嘗次
如荳親信厚資遺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
裒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
莫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焉

吳書赤烏元年曰武將軍嘉興侯孫桓率吏士男女
無不号慕人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十斛以用喪事

魏書姚彪在武昌沈介嘗守夙二渚糧用尽遣人從
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答勅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

中曰明吾不惜之所與耳

南史王灵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監昨不入口

北史第五倫字伯魚久官不達將家屬客何東交姓
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魚上黑所過輒為糞除
而去陌上号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詩話德龜後集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
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
能卸農畊荒晚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法
然淋衣纓人如鴨与猪投涯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
傾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雞賤辱豈

失泥中行寄語故山人
望勿嚴慕羨是時盧秉提舉
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嗟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
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
農事又其何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也

王達彝海集名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
鹽兩船至壽春托知州王子野負之時禁網疎潤曼

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私鹽

北夢瑣言進士鼎夫過皂江遇暴風漂溺同濟五十

輩無得免者獨鼎夫見老人以杖接之且咲云元是

鹽裡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謝旋失所之因作詩

以記及歸成都話於所知終莫究鹽裡人之表後為

權臣安思謙幕使判推鹽院事

分料鹽百餘斤囊來將上屬郊營莖主是鹽裡之言

方驗

謝翺若兩督鹺課甚迫云僕一驅馳夢不安猥哉誰
恤買鹺官星臺閣住春來俸兩意翻成夜半寒可說
話人能幾輩難區處事更多猷桃花一日都開了插
滿銅瓶亦倦者

楊儀明良記 高皇既制官負月体仍有食鹽其関
支之時馳負有不勝者輒委棄于地帝偶見之問之

乃刑部人也帝曰此无他以多厭棄身命刑部食鹽
連減十斤

瓦釜湧記李西涯墓在北京城外其家族姓漸微至
以墓前白石碑搗碎与敗鹽者插和以賣吁可慨也
東莞鄧雲霄令茂苑行技詞溪女逢鬢日負鹽擔頭
十指尚纖々路逢年少輕調笑連袂清歌望酒帘
却報崇禎八年八月内東牟州坎河玲瓏壩以南
三娘嘴隄岸潰决九十餘丈洩水入海河八分一
旺者僅二分
潜天實貢篇有云攻玉以白洗金以紅注曰今之盆
工获金色者皆淬之于鹽水焉

徐元暖妹由筆硯水慮凍少美鹽可
鎮守陝西得此法鎮江秀才試
菴教以此法
鎮江楊遠菴
款以燒酒

物類相感志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
洗自落又用鹽洗猪臟脂子則不臭

芽茶則得鹽不苦而甜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又花
鱸煮由易爛若米醋結盖取出以鹽淹之復為醋可

治發背

顧嶠海搓餘錄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外由取來
杵碎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攬醬二種俱

野生畜四五月盛時市人低力取回用支一年不似
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七哲云玄冥適鹹導收調幸

牛相經云陽鹽款得廣

遼史有錄鹽鹿蓋鹿性嗜鹽

王遠以水味鹹水惟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

反之羨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亦然遇土而煎熬為

鹽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者一能復其本性云

又云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何以獲之醃侵以

鹽其味即鹹矣其理何在荅曰生氣之者常化氣

臨之者交生氣也死氣也故海之海皆嗜及

其離海鹽醃之即鹹生則氣血不氣死則氣

血凝故味能入

玉咲零音曰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淡

鹹

崇論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今獨稱

富饒雍州田上今半為塙壤執富彊全盛之齊國

以例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

金三十零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一皇

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吾乎青齊鄆濮淄濰沂蒙

登萊百郡皆施平絕市此宗太平興國之稅法也
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古又
不特鹽鉄為然而天下可知是在當事者加意致之
以權衡利藪哉

東海鹽官地柿林山隱玉水汪何玉補于水肥軒蕭
蕭煙條下



